

# 講咩話？ 講廣東話！ 聲音中的 文學香港

(三)

What?  
Speak Cantonese!  
The Sound in  
Hong Kong  
Literature

| 關注：香港文學

| Concern: Hong Kong  
Literature

Text by 劉亦修 (特約撰述)

Image by Kris Kang Photography

香港，在許多臺灣人腦中是一幅聲音的想像圖。臺灣人去 KTV 時，定必有幾首「廣嗨」來展示一下自己苦練的廣東話；遇到新認識的香港人，有時也會落幾句像「好犀利呀」的不明臺詞。這些場景都關係著香港語言的聲音。聲音是連結語言與文字的管道，我們靠著耳朵感受香港文化，用嘴巴所說的來創作。閱讀香港文學，又何嘗不是一趟聲音之旅呢？

## 港式潮州毒蘋果

出生於 90 年代的香港人，或許沒有看過王家衛的《東邪西毒》，但一定曾經在可遇不可求的情況下看過它的「二次元分身」，那就是在電視上無數次重播的神作《射鵬英雄傳之東成西就》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莫過於歐陽峰、金輪國皇后與國師瘋狂打鼓、激發三人肚子裡的潮州大蜈蚣攪動的片段。當帶有潮州口音的皇后，爆出一句「早死仔」，相信是香港人共同回憶的笑點。另外在最後皇宮亂鬥的一幕，三公主吃了皇后的潮州毒蘋果，幸好有升天成仙的段皇爺來用老泥丸把她嚇醒，皆大歡喜地散場。這部電影或許只是一個純粹的喜劇，裡面包含著電影常見的「無厘頭」元素，經典的對白設計，亦不乏一些破綻百出的場景及演技，像是有一個鏡頭，拍到一個已經死去的宮女竟然動起身來。不過從另一個角度想，若你本身沒有對廣東話以及香港文化的透徹了解，上述所講的情感與回憶會否仍存在呢？

來到臺灣後，曾在電影臺中又再看到這部片，只是那些熟悉的場景，搭配的卻是另一種語言及字幕。歐陽峰是一個操流行臺灣話的高手，幫段皇爺燙頭髮的那位是王師父而不是陳師傅，更驚人的是，三公主所吃下的是臺灣爛香蕉，並不是潮州毒蘋果！這時候我才發現，我一直都帶著一種港式視角來看《東成西就》，要加上港式的聲音，才能真正反映出年代回憶的完整面。聲音對閱讀或觀賞藝術文化尤其重要，同時也是我們要書寫自身文化時必不可缺的感官經驗，文字裡頭有著各式各樣的聲音元素，而香港人最熟悉的，想必一定是日常生活中的廣東話。



## 廣東話就是中文

有一次我向臺灣朋友請教注音符號的時候，被問道在香港是怎麼教中文課，在學校用廣東話還是普通話來教學？」我停頓了一下，正當想說「當然是廣東話」的時候，我才慢慢反思到，我們的中文就是廣東話。在中小學階段，分為英語教學以及母語教學，即是以廣東話來教科目，中文課亦是訓練廣東話的讀、寫、聽、說。縱使文章上所寫的是書面語或是文言文，但我們所說出來的聲音就是廣東話。不只有語文課，化學元素週期表、生物細胞結構、西方歷等專有名詞都得用廣東話。而且我們從來沒有在學校正規系統中學過所謂的「廣東話拼音」，若這個字不會念，老師念給你聽你就要記住。我的臺灣朋友聽完，都覺得不可思議，就好比他們現在要用全臺語、客語及原住民語來上課一樣，令人羨慕，但又覺得要實行格外困難。

到了大學，上了一門現代詩的課程，當中讀到很多香港詩人的作品，如也斯、廖偉棠、洛楓等，而朗讀詩作除了是欣賞的機會外，亦呈現出粵語詩中的真實聲音。洛楓教授有一次來到課堂演講，她準備讀她的詩作〈飛天棺材〉，述說香港的小巴飛馳於馬路的場景時，聽到粵語高低起伏的聲調，越能感受那一份危機感。因為這門課是以英語授課，班上有不少外藉及中國同學，雖然他們聽不懂廣東話，但是有一位卻說，John Keats 以英文朗讀，那讀香港詩作一定要用廣東話。

閱讀香港文學很常看到城市的樣貌，發現許多地方、物件、事件等名詞。從前經過中學會考洗禮的學生們，大概都記得西西的〈店舖〉，或是胡燕青的〈西邊街〉，剛好描述的都是港島區，似乎就像是一場文字上的小旅行。而當要讀這些作品時，用廣東話來讀最好不過，而且只有廣東話可給予這些地方屬於自己的聲音。我小時候住在上環，到了大學後搬到了港島東區。董啟章的《地圖集》中，收錄了一篇〈七姊妹道〉，這條街位於北角與鰂魚涌之間。我家就在鰂魚涌，無奈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鰂魚涌的國語正確發音，所以每次要介紹時，都用廣東話來念，現在想想，也不是不好的事。在介紹香港文學的同時，也不忘來順便邀請大家來學廣東話。

劉亦修

臺大臺文所碩士，現為臺大音樂所博士生。香港人，來臺生活7年，喜愛港臺兩地的語言與音樂文化，與吳心橋合著《港式臺派》，談論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瑣碎事物中，找到值得珍惜的溫暖。



《港式臺派：異地家鄉的生活文化漫遊》

作者：吳心橋、劉亦修 | 出版社：大家出版 | 出版時間：2019年  
簡介：挖掘流動的世代中，隨時都準備以異鄉為故鄉的你我他，寫給彼此的筆記。臺灣和香港，兩個親近卻又遙遠的地方，有著相似的事物和不同的經驗，以往卻常常只透過觀光的角度互望。當離鄉的兩個香港人，在異地臺灣再相會，有了長期旅居的時間醞釀，和文化觀察之眼的沉潛，一場從芭樂開始的閒聊，才終能拉出一連串從語言帶到生活的日常經驗比對，而體悟了種種：有從鴿子籠小套房到寬敞廁所的都市景況、有單人火鍋到中秋烤肉聚會的人際遠近，也有從漂泊到再紮根的身分認同。



## 香港、母語、文學

在香港茶餐廳吃早餐，常常看到粉麵套餐，在十幾樣材料中選出兩到三樣，再搭配一種粉麵，今天我想吃紅腸蛋麵，明天我要吃榨菜肉絲米粉，怎麼搭都是同一份套餐。每個香港人的成長過程中，都有著不一樣的港式文化搭配法。我小時候聽爸爸唱粵曲，結果被他帶去曲社一起唱；小學時候看的卡通，不是神奇寶貝，而是《寵物小精靈》，沒有妙蛙種子，只有奇異種子；中學時候找到媽媽珍藏的金庸全集，開始瘋狂地看，背景音樂就是陳奕迅與何韻詩；大學時候接觸也斯的同時，亦不忘閱讀高登的經典網路小說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》。如何搭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文學與文化，都反映著特定一種港式視角，而支撐著我們的，正是那份對廣東話及粵語文化的珍惜。母語是最強大的劍與盾，在那個還叫作叮噹與比卡超的年代，廣東話所造成的文字創作，讓我們跟別人不一樣，讓我們有了香港的味道。

事至今日，文學已經不限於白紙黑字上。在這個動盪的世代，街頭上的每一個抗爭字句都顯現出香港人的無限創作力，很多的作家及音樂人亦用廣東話寫下充滿文學性的作品。每一句口號，每一則新聞，每一封不自殺宣言，都是香港人對母語的執著。我想，我們仍是一群堅持要吃潮州毒蘋果的香港人吧。